

佛教典籍的“九分支法”

——早期分類編輯經典文獻的一種嘗試*

奧斯卡·封興伯 (Oskar von Hinüber)
德國弗萊堡大學

摘要：“九分支”是上座部典籍中的重要概念，但至五世紀已然意思不明，當時人試圖把“九分支法”與後來流通的《三藏》分類法統一起來，卻並不成功。通過文獻分析，可以發現 *sutta*、*geyya*、*veyyākaraṇa* 與 *abbhutadhamma* 的原始意思，開始時也只有非常粗略的這四分支法。但隨著佛教佛教文獻的增廣，原來的分類方法便不再適用，因此基於“藏” (*pitaka-*)、“尼柯耶” (*nikāya-*) 以及“經” (*suttanta-*) 的新分類框架隨之出現。因此至少四分支法可以被視為一種“前典籍語言” (*langue précanonique*) 時期的“前典籍結構” (*structure précanonique*)。

關鍵詞：九分支法、上座部、佛教文獻學

* 本篇論文的德文標題原為：Die neun Aṅgas. Ein früher Versuch zur Einteilung buddhistischer Texte. 最初於 1994 年發表在：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asiens* [維也納大學南亞研究期刊] (*Orbis Indicus. Festschrift für Gerhard Oberhammer*) 38 (1994): 121–135。2009 年被收入著者的論文集：Oskar von Hinüber, *Kleine Schriften*, vol. I, ed. H. Falk and W. Slaj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9), pp. 159–173。謝藝譯。

“九分支”列表在上座部典籍中出現了將近二十次，其所指可以是某類文本的統稱，也可以是獨立文本：

(1) *sutta-*, (2) *geyya-*, (3) *veyyākaraṇa-*, (4) *gāthā-*, (5) *udāna-*, (6) *itivutaka-*, (7) *jātaka-*, (8) *abbhutadhamma-*, (9) *vedalla-*.

有時這一系列前會出現一句引導文：*...dhammaṃ pariyāpuṇanti* “…研習佛法” (MN I/133, 23-25, AN II/103, 9-11 等；參考 AN I/178, 12-24)。由此可見，這一系列所指的是內含佛法的文獻整體。

“九分支” (*navāṅga-*) 這一統稱在這裡並未出現，也不曾見於典籍中較早期的文本。這一說法第一次出現於《短篇經集》 (*Khuddakanikāya*) 中重複多次的四行詩 (第二或第四句): *navāṅgaṃ satthusānaṃ* (Ap 45, 3 = Bv IV 16 等。[參考 PTC II/451b, 詞條 *navāṅga*]), 在第四句中也有一例: *navāṅgaṃ jinasānaṃ* (Bv V 2 = Dīp IV 10)。《譬喻》和《佛種姓》均未完整說明“九分支”的概念，直到《島史》才第一次將其整合，並用 *navāṅgaṃ satthusānaṃ* (Dīp IV 15d) 為這一系列命名 (參考 CPD 詞條¹ *āṅga-*, 2b)。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一系列在其成形初期就已擁有了“九分支” (*navāṅga-*) 這一名稱。

歷史上佛教研究過程中，人們曾多次試圖使用這種分類法。龍樹 (Nāgārjuna) 與覺音 (Buddhaghosa) 時期，流行的佛教典籍分類法與“九分支法”完全不同，此二位試圖將其與“九分支法”關聯，卻並未成功。近代研究中，數法國學者 E. Burnouf 於 1884 年以及英

¹ 本文縮略語參照 V. Trenckner, *A Critical Pāli Dictionary*, Epilegomena to Vol. I by H. Smith, Copenhagen: Ejnar Munksgaard, 1948 與 H. Bechert, *Abkürzungsverzeichnis zur buddhistischen Literatur in Indien und Südostasien (Sanskrit-Wörterbuch der buddhistischen 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Beiheft 3.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0).

國學者 K. R. Norman 於 1983 年²的成果最為有名，而比利時學者 E. Lamotte 於 1980 年³搜集並整理的相關材料卻鮮有提及。E. Lamotte 對“九分支法”的討論涵蓋古今，但其與下文內容不甚相關，因而可以與後期發展出的十二分支概念一同，暫時不做探討。

迄今已知的對傳統“九分支”概念的闡釋都遇到了兩重困難。第一，針對“九分支”中的每一個單獨概念，並沒有可靠的流傳後世的解讀可作為理解依據，因為這一分類方法似乎很早就不再被使用，而其具體含義似乎也早已被遺忘。無論是活躍在二 - 三世紀的龍樹 (Nāgārjuna)⁴ 還是五世紀的注釋大家覺音 (Buddhaghosa) 都曾試圖把“九分支法”與後來流通的《三藏》分類法統一起來，但其結果卻不可能成功，這同時也表明，他們那時已經對“九分支法”知之甚少。雖然“九分支法”的概念一直廣為人知，但人們已不再理解其真正含義，舉例來說，一出自 Nāgārjunakoṇḍa，由上座部出資所造的三世紀佛足上可見一中古印度散文形式的刻文⁵，其中提及了“九分支”，而《彌蘭王問》(Milindapañha) 較晚形成的篇章中亦有 *navāṅga-buddhavacana*⁶ 的說法，但這兩處提到的“九分支”都未達原意。

第二，這一列表本身並不統一。除了其中幾項明確作為文獻標

² E. Burnouf,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Paris: Impr. royale, 1844), p. 51ff.; K. R. Norman, *Pāli Literatur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3), p. 15.

³ E. Lamotte, *Le traité de la grande vertu de sagesse de Nāgārjuna (Mahāprajñāpāramitāsāstra) V* (Louvain-la-Neuve: Université de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1980), pp. 2281–2305; 另參考 N. A. Jayawickrama, “Buddhaghosa and the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Pāli Canon,” *University of Ceylon Review* 17 (1959): 1–17.

⁴ 見 D. Seyfort Rugg, *The Literature of the Madhyamaka School of Philosophy in India*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1981), p. 4 n. 11.

⁵ 見 D. C. Sircar / A. N. Lahiri, “Footprint Slab Inscription from Nagarjunikonda,” *Epigraphia Indica* 33 (1959–1960[63]): 247–250, 特別是 p. 250.

⁶ Mil 161, 24; 341, 5; 345, 9, 以及 263, 2 中羅列的分支各項。

題出現，如 (5) *udāna-*, (6) *itivutaka-*, (7) *jātaka-*, 另一些較籠統的名目，如 (1) *sutta-*, (4) *gāthā-*, 以及 (8) *abbhutadhamma-*, (9) *vedalla-* 則顯得模稜兩可，並且也無法確定其與某一文本的關聯。如果这个列表本身就不可能統一，也就是說，其中各項標題所指的經文與後來的《三藏》並不相同，那麼任何將“九分支法”與《三藏》明確相連的嘗試均注定會失敗，反之也不可能通過《三藏》所流傳的經文來推斷“九分支法”列表各項的具體所指。如果不以《三藏》為背景，那這一系列的内涵只能通過其本身來重新揭示。

若“九分支”不再受《三藏》的束縛，我們或許可以更進一步，將分支分類法追溯到佛教最早時期，這一點幾乎不曾被質疑⁷，但最終，這一系列僅以上述所引的固定形式出現於典籍中並流傳下來。而用“分支”命名文獻也很符合佛教初期的語言使用情況。耆那教有 *duvālasaṅga- gaṇipīḍaga-*⁸，而吠陀支 (*vedāṅgas*) 這一名稱也值得玩味。“分支”一詞似乎常常在新宗教創立時被用於文獻分類，因而也可以說是一個“新潮”的概念。

眾所周知，耆那教將分支概念作為其典籍分類的基礎，並將其進而發展成 *uvaṅgas*。但佛教卻與之不同，早期佛教銘文及形成於一世紀的上座部文獻已使用《三藏》這一概念：*khemanāmo tipētakī* // (Vin V 3, 14*), *tepiṭakaṃ buddhavacanaṃ* (Mil 18, 10)，而“五尼柯耶”則在第一次集結記錄中就已作為部分《三藏》的分類法出現：*pañca*

⁷ K. E. Neumann, *Die Reden Gotamo Buddhos aus der Mittleren Sammlung Majjhimanikāyo de Pāli-Kanons*, Zürich: Artemis Verlag, 1956 認為這是“明顯的插入” (p. 1096 n. 15); 另參考 Nyanatiloka, *Die Lehrreden des Buddha aus der Angereichten Sammlung Aṅguttara-Nikāya* (Köln: DuMont Schauberg, 1969), II/203 n. 16.

⁸ *Ṭhānaṅga (Anga Suttāni I*, ed. Nathamal. Ladnun: Jain Viswa Bhārati, 1974) X 103 (p. 811, 3) 與 *Bhagavaī (Anga Suttāni II)* XXV 96 (p. 915, 5); 另參考 Mittelindisch § 45.

nikāye pucchi (Vin II/287, 27f. [Sp 1296, 18f.]; 參考 Vin V/3, 4*f.)。⁹

無論從使用頻率或年代角度都可證明,《三藏》及“尼柯耶”作為文獻分類法更為普遍,且一直被沿用,而“九分支法”則早已僵化。“九分支”列表在典籍文獻中大多指代佛教文獻的整體。然而,迄今為止對“九分支”的論述似乎都未注意到,這一僵化的整體概念曾在一則譬喻中被打散:

seyyathā pi bho puriso aggarasaparititto na aññesaṃ hīnānaṃ rasānaṃ piheti, evam-eva kho bho yato yato tassa bho gotamassa dhammaṃ suṇāti yadi suttaṃ yadi geyyaṃ yadi veyyākaraṇaṃ yadi abbhutadhammaṃ tato tato na aññesaṃ puthusamaṇabrāhmaṇappavādānaṃ piheti (AN III/237, 14–19)
 “尊者! 這就如同, 嘗過最美味的食物後, 便不再嚮往比其味道遜色的食物, 同樣的, 當人們悉聞喬達摩的教導, 無論是教義陳述 (*sutta-*)、結合了散文的詩歌 (*geyya-*)、闡釋 (*veyyākaraṇa-*), 抑或是妙法 (*abbhutadhamma-*), 便不會再嚮往任何其他教派的教義”(Nyanatiloka / Nyanaponika)。

此處涉及的四個概念 (1) *sutta-*, (2) *geyya-*, (3) *veyyākaraṇa-* 以及 (8) *abbhu-tadhamma-* 並不是“九分支”列表中的起首四項, 因此並不能簡單認為這是“九分支”的縮略形式。根據通常情況, 縮略形式的表述應列舉前四項, 或者前三項加最後一項。再者, 其韻律結構也表明, 四項列表是一種獨立的存在: *sutta*^o – *geyya*^o – *veyyākaraṇa*^o –

⁹ 與 E. Lamotte, *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Louvain: Louvain Publications Universitaires Insti-tut Orientaliste, 1958), p. 157 說法不同, *pañca nikāye* 在這裡並不指全部佛典, 因為《律藏》被明確排除在外。——典籍分類在銘文中的例證, 見 G. Schopen, “Two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10 (1985): 9–47, 特別是 p. 10ff, 另參考 St. Collins, “On the very Idea of the Pāli Canon,” *Journal of the Pāli Text Society* 15 (1989): 89–126, 特別是 p. 109 n. 16.

abbhutadhamma^o 音節數依次遞增 (2 + 2 + 5 + 5), 與典籍中的古老表達形式相吻合¹⁰, 但“九分支”列表與這一形式並不相符: 2 + 2 + 5 + 2 + 3 + 5 + 3 + 5 + 3。

根據這一結構特徵, 可將四項列表溯源至較早的口頭流傳時期, 而其用詞也佐證了這一點, 因為 *geyya-* 一詞在《吠陀詞彙索引》(*Vedic Word Concordance*) 中極為少見, 且僅見於《娑摩吠陀》(*Sāmaveda: Jaiminīya-* 及 *Lāṭyāyanaśrautasūtra*), 而在《巴利三藏索引》(*Pāli Tipiṭaka Concordance*) 中也只有這一種形式。巴利語中有一些僅保留了形式的古老詞彙, 而 *geyya-* 也是其中一例, 另外還有: *ajjhokirati*, *abbhokirati*, *okoṭima-*, *gamma-*, *pāhuneyya-* 等。¹¹

結構、選詞以及詞彙使用範圍均說明了四項列表的獨創性。雖然缺少相關研究, 但有可能, 九項對於當時的分類列表來說太過冗長, 應儘量避免。如果不考慮韻律結構, 列表本身和所列項目其實可以在之後隨意擴增。

在考慮了列表形式後, 便可嘗試解讀 *sutta-*, *geyya-*, *veyyākaraṇa-* 以及 *abbhutadhamma-* 這四個詞的內涵。除了一般考量外, 首先應瞭解這些詞在典籍中的使用情況。

乍看下, *sutta-* 與 *geyya-* 顯然指代一組相對的概念, 即散文與詩歌。*veyyākaraṇa-* 應指“闡釋”, 意義上與“注釋”類似, 且與 *sutta-* 似乎不存在明顯區分, AN III/124, 28. 29 便有一例: *dhammadesanā-*

¹⁰ 見 CPD – Epilegomena, p. 35* (詞條 “wax. comp.”).

¹¹ *Alaṅkāraśāstra* 中較晚形成的部分記錄有 *geyagarbha-* 一詞; 見 *Rājaśekharaśāstra Kāvyaṁīmāṁsā*, eds. C. D. Dalal and R. A. Sastry (Baroda: Oriental Institute, 1934), p. 34, 6* (翻譯見 *La Kāvyaṁīmāṁsa de Rājaśekhara*, tr. N. Stchoupak and L. Renou,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46, p. 112 [47]).

veyyākaraṇa, “‘教義陳述’即‘闡釋’”。但這種說法在典籍中僅有這唯一一處，因而並不能作為典型例證。¹² 相反的，證明 veyyākaraṇa- 與 *desanā-* 意義相近的例證則有許多：*...bhagavata avyākatā ... assa sādhu veyyākaraṇaṃ bahujano pasīdeyya* (DN II/202, 6f.) “世尊對…並無解釋…希望能有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眾人期待如此”。

veyyākaraṇa- 也常用於標識對某一問題的回答：*pañhassa veyyākaraṇāya* (DN I/51, 4f.)。與之相應，《帝釋所問》(*Sakkapañha*) 末尾如此寫道：*iti ha sakkena devānam indena ajjhittā pañhā puṭṭhā te bhagavatā vyākatā tasmā imassa veyyākaraṇassa sakkapañho t'eva adhivacanan ti* (DN II/289, 1–3; 參考 276, 21)。

這種結束語形式雖不常見，但在典籍中也至少出現了三次。除上述所引，《自歡喜》(*Sampasādanīya*)¹³ 以及《梵天請》(*Brahmanimantaṇika*)¹⁴ 也是如此結尾。《帝釋所問》的內容為對一個問題的回答，《自歡喜》的內容為問答體的教義陳述，而《梵天請》的內容則是佛陀的一次說教，因此這三種經屬於三個完全不同的類型。¹⁵ 但注釋卻未將這些文本歸為“經”。本來，這類以 *evaṃ me sutam* “如是我聞”作為開場白的文本通常會被稱為“經”^{°sutta-}，如 Sv 239, 4

¹² 參考 M.Geiger, W. Geiger, *Pāli Dhamma vornehmlich in der kanonischen Literatur* (München: Verlag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20), p. 41 (= W. Geiger, *Kleine Schriften*,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73, p. 140).

¹³ *iti h'idaṃ āyasmā sārīputto bhagavato sammukhā sampasādaṃ pavedesi tasmā imassa veyyākaraṇassa sampasādanīyan t'eva adhivacanan ti* (DN III/116, 8–10).

¹⁴ *iti h'idaṃ mārassa ca anālapanaṭāya brahmuno ca abhinimantaṇāya tasmā imassa veyyākaraṇassa brahmanimantaṇikan t'eva adhivacanan ti* (MN I/331, 31–33).

¹⁵ 參考 K. Manné, “Categories of Sutta in the Pāli Nikāya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our Appreciation of the Buddhist Teaching and Literature,” *Journal of the Pāli Text Society* 15 (1990): 29–87.

am-baṭṭhasuttam (《阿摩晝經》), 因此以上三例便在注釋中被當作例外, 只記錄為 *sakkapañham* (Sv 697, 5), *sampasādanīyam* (Sv 873, 4) 以及 *brahmanimantanīkam* (Ps II/405, 3)。

《梵網》(*Brahmajāla*) 以 *abhinandun ti imasmiṃ ca pana veyyākaraṇasmim bhaññamāne sahasī lokadhātu akampitthā ti* (DN I/46, 28f.) 結尾, 注釋便據此說明了 *veyyākaraṇa-* 一詞的用法: *niggāthakattā hi idaṃ veyyākaraṇan ti vuttam* (Sv 130, 10) “其 (*niggāthakasutta-* [無偈經, Sv 130, 9]) 被稱為 *veyyākaraṇa-*, 因為其中沒有詩歌”。這一論斷並沒有錯, 也符合 Sv 24, 2-4 中將 *niggāthakasuttam* 定義為 *veyyākaraṇam* 的說法。但這一論斷卻與《帝釋所問》和《梵天請》中的情況相違背, 因為這兩者中均含有詩歌。

根據典籍中的用法, 很明顯, 任何教義陳述均可被稱為 *veyyākaraṇa-*, 且佛陀的第一次說法也被記錄如下: *imasmiṃ ca pana veyyākaraṇasmim bhaññamāne* (Vin I/11, 32f.; 參考 MN III/20, 22)。 *dhammapariyāya-* 與 *veyyākaraṇa-* 含義相同, 例如, 阿難在《梵網》末尾向佛陀詢問文獻的名稱: *konāmo bhante ayam dhammapariyāyo* (DN I/46, 20f.), 而對此的回答則不下五種: *atthajālan ti ... dhammajālan ti ... brahmajālan ti ... diṭṭhijālan ti ... anuttaro saṃgāmavijayo ti* (同上 23–25; 參考 MN III/67, 26–32)。¹⁶ 儘管根據上文, 這一文獻的題目有多種可能, 且最終也未有定論, 但出於某種未知原因, 歷史上早就將其定為了 *brahmajālam*, 例如第一次集結記錄中便是如此 (Vin II/287, 16)。有趣的是, 《長篇經集》

¹⁶ 相反的, *bhaddekaratta-* 作為題目在 MN III/187-202 (= No. 131–134) 四篇連續文獻中重複出現。

(*Dīghanikāya*) 中的第二篇 *sāmaññaphalaṃ* (同上 22), 在注釋中被稱為 *sāmaññaphalasuttaṃ* 《沙門果經》(Sv 132, 3f.)。區別於後期佛教傳統, 無論是用於“尼柯耶”文本名稱的 *sutta-*, 還是作為“五尼柯耶”總稱的 *Suttapiṭaka*, 在集結記錄中都還未出現。

典籍中較古老的部分偶爾也會提及文本名稱, 而上述同樣的情況也見於其中。引文中可見: *dvāsaṭṭhi diṭṭhigatāni brahmajāle bhaṇitāni* (SN IV/287, 13), *brahmajāle veyyākaraṇe vuttāni* (Vibh 349, 33 = 440, 16) 以及 *vuttaṃ idaṃ bhante bhagavatā sakkapañhe* (SN III/13, 5. 22)¹⁷; 另有: *ātānātiyaṃ rakkhaṃ* (DN III/206,14-17), 注釋中為 *ātānātiyasuttaṃ* 《稻桿經》(Sv 960, 3); *pāsādiko* (DN III/141, 23), 注釋中為 *pāsādikasuttaṃ* 《清淨經》(SV 905, 3); *saṃgītipariyāyaṃ* (DN III/271, 18), 注釋中為 *saṃgītisuttaṃ* 《等誦經》(Sv 971, 3); *bhaddekarattassa ... uddesañ ca vibhaṅgañ ca* (MN III/187, 18 = 189, 20f.), 注釋中為 *bhaddekarattasuttaṃ* 《一夜賢者經》(Ps V/1, 7); 以及 *sokasallaharaṇo nāma ayam mahārāja dhammapariyāyo* (AN III/62, 22)。M. Geiger 與 W. Geiger (見注 12, p. 36f. [= 135f.]) 所收集的例證也能佐證上文觀點: *tasmā imassa dhammapariyāyassa pārāyanan t'eva adhvācanam* (Sn 218, 17f.), 其與 *veyyākaraṇa-* 用於定義文本時的表述方式相同。

從《巴利三藏索引》中的文獻可見, 教義類文獻最常用

¹⁷ 另參考 SN III/9/19 (Sn 844) 以及 I/50, 13 (*Tāyanagāthā*). CPD 收錄了《增一經集》(*Anguttaranikāya*) 的一則引文, 佛陀在一次佈道時引用了自己曾經所說的話: *idañ ca pana me ... bhāsitaṃ pārāyane udayanapañhe* (AN I/134, 8f. [Sn 1106f.]). 《長篇經集》和《中篇經集》沒有引用部分。

dhammapariyāya- 來定義，而其同時也可作為題目組成的一部分¹⁸，例如：*konāmo ayaṃ bhante dhammapariyāyo ti tasmā-t-īha tvam nāgasamāla imaṃ dhammapariyāyaṃ loma-haṃsanapariyāyo t'eva naṃ dhārehī ti* (MN I/83, 23-25)，該段位於一篇被注釋稱為 *mahāsīhanādasutta* 《迦葉獅子吼經》(Ps II/19, 3) 的文獻末尾。這一例 Geiger 也已指出。通常情況下，原始文獻與注釋中的題目完全一致，但也有例外，比如 (*dhamma*)*pariyāya-* 與 *sutta-* 相對出現：*madhupiṇḍikapariyāyo* (MN I/114, 16) 在注釋中為 *madhupiṇḍikasuttaṃ* 《蜜丸經》(Ps II/73, 3)。

sutta- 與 *suttanta-* 在四大“尼柯耶”與《律藏》的文獻名稱中均不可見，而其最早出現於《譬喻》(*Apadāna*)，儘管只有個別幾例(見下文)。因此，對應散文與詩歌這一組概念的不應當是 *sutta-*：*geyya-*，而應是 *geyya-*：*veyyākaraṇa-*。四項列表中，*veyyākaraṇa-* 代替了更為常用的 *dhammapariyāya-* 出現，這可能是基於年代或單純基於韻律的原因：*dhammapariyāya-* (6 音節) 音節上長於 *abbhutadhamma-* (5 音節)，並且 *dhammapariyāya-* 作為佛教專用表達的出現時間很可能晚於 *veyyākaraṇa-*。而注釋又將 *veyyākaraṇa-* 定義為“不含詩歌的文獻”，因此 *geyya-*：*veyyākaraṇa-* 的對立性很可能就逐漸模糊了。

如果這一假設成立，那四項列表中 *sutta-* 一詞又表示什麼？首先應當指出，作為 *dhammapariyāya-* 或 *veyyākaraṇa-* 對立項的 *sutta-*，除“九分支”列表外，極少以文獻名稱的形式出現在典籍中成形較早

¹⁸ 阿育王跋婆羅 (Bhabra/Bairat) 敕令中記錄有 *dhammapariyāyāni*；另參考下文注 24。

的部分。¹⁹ 而《律藏》確是例外, *sutta-* 在《律藏》語境下用於指代戒經 (*Pātimokkhasutta*): *ubhayāni kho pan' assa pātimokkhāni vitthārena svāgatāni honti ... suttato anuvyañjanaso* (Vin II/95, 37–96, 1 = IV/51, 28–30 [*suttaso*] = AN IV/140, 23–25 [*suttaso*]); 否定句式可見: Vin I/65, 7–10 = V/131, 1–3 [*suttaso*]; 參考 AN V/72, 18–21, 其中亦出現 *suttaso* 一詞); *imassa n'eva suttam āgataṃ no suttavibhaṅgo* (Vin II/96, 36f. ≈ 97, 14); *ayaṃ pi kira dhammo suttāgato suttapariyāpanno anvaddhamāsaṃ uddesaṃ āgacchati* (Vin II/68, 18–20)。

而當所指文本不同于戒經時, 就會使用 *suttanta-* 一詞²⁰: *duggahitaṃ sut-tantaṃ pariyāpuṇanti ... suggahitaṃ suttantaṃ pariyāpuṇanti* (AN III/178, 25–179, 30; 參考 Vin I/140, 38 [GM III/4/139, 18])。出現時間較早(?) 的 *dhammapariyāya-* 用法也大抵相同: *uggaṇhāhi ... pariyāpuṇāhi tvaṃ bhikkhu imaṃ dhammapariyāyaṃ* (SN IV/91, 8f.; 參考 AN IV/166, 9 與 SN II/75, 19)。更多例證如下: *suttantā*

¹⁹ 相關材料見 PED 詞條 *sutta*² 與 *suttanta-*, 也可參考 Pāli Pada Piṭaka Ñāhvan IV (Rangoon: 1985), 但差別不大。文獻擴展說明在《雜篇經集》(*Samyuttanikāya*) 中具有特殊地位, 例如 *etena peyyālena dasa suttantā kātabbā* (SN II/245, 30), 這一陳述在 *Chaṭṭjasaṅgāyana* 版本中被記錄在括弧內, 因其可能是晚期(?) 再補充的內容(參考 L. Feer, ed. SN IV, p. VI)。 *suttanta-* 一詞見於 SN II/129, 21; 130, 28; 166, 5*; 245, 30; 250, 31; III/222, 29; 246, 3–6; 249, 18; 257, 14 等; *sutta-* 一詞見於 SN II/166, 5*; III/221, 6 (只在暹羅版中); 253, 26; V/46, 12 等。有時 *veyyākaraṇa-* 也單獨出現於這類說明中: *aṭṭhārasa veyyākaraṇāni vitthārāni* (SN III/218, 11 [只在緬甸版中]; 參考 278, 15) 或與 *suttanta-* 一同出現, 如 SN III/246, 4。

²⁰ 該詞在《論事》(*Kathāvatthu*) 中多次出現於 *atth' eva suttanto* (Kv 29, 11 等) 這一句式中, 以指《經藏》(*Suttapiṭaka*) (見 T. Tabata et al., *Index to the Kathāvatthu*, London: Pāli Text Society, 1982, 詞條 *suttanta-*)。《論事》似乎只關注典籍中的《經藏》部分, 而《阿毗達磨藏》或《律藏》均不在其關注範圍, 因為相關陳述的依據似乎並不正確, 這一點卻被 K. R. Norman (見上文注 2, p. 105) 忽略, 其未經確認便引用了 Kv 譯文索引中的相關內容。

tathāgatabhāsītā ... suttantā kavikatā (SN II/267, 6-11 = AN I/72, 26–30; 參考 SN V/407, 10); *bhikkhu bahussutā āgatāgamā dhammadharā vinayadharā mātikādharā te na sakkaccaṃ suttantaṃ paraṃ vācenti ... chinnamūlako suttanto hoti* (AN II/147, 29–32)。《律藏》中也可見：*ye te bhikkhu suttantikā ... te ... suttantaṃ saṃgāyissantī ti ye te bhikkhu vinayadharā ... vinayaṃ vinicchissantī ti* (Vin II/75, 31–35); *iṅgha tvaṃ suttante vā gāthāyo vā abhidhammaṃ vā pariyāpuṇassu pacchā vinayaṃ pariyāpuṇissasi* (Vin IV/144, 3–5; 參考 344, 19ff.)。後期的《附隨》(*Parivāra*) 將 *suttanta-* 與《三藏》聯繫起來：*piṭake tīṇi desayi / suttantaṃ-abhidhammañ ca, vinayañ ca mahāguṇaṃ* // (Vin V/86, 11*f.)。除了經文本身，攝頌 (*Uddāna*) 中也有一例：*pamuṭṭhamhi ca suttante, abhidhammañ ca tāvade / vinaye avinaṭṭhamhi* (Vin I/98, 35–99, 1)。

sutta- 與 *suttanta-* 兩詞混用的情況首見於《三藏》中較晚成形的部分：*narasārathi / mahānidānaṃ desesi, suttaṃ vinayāya me // sutvāna suttantaseṭṭhan taṃ ...* (Ap 549, 14f.) “人禦者為了引導我，教我《大緣經》(*Mahānidānasutta*) (DN II/55–71)。當我 (*Khemā*) 已聽聞最高 *suttanta...*”。同時，*sutta-* 在下例中第一次作為“分裂”複合詞²¹的一部分，用於組成文獻名稱：*ekādasāṅguttaresu gopālakopamasuttaṃ*²² [牧牛者譬喻經] (Peṭ 15, 19; 參考 Nett 128, 24–27 等)。《隨附》中記錄了這樣的聯繫：*sutte vinaye* (Vin V/158, 11*.)。

如此便可明瞭，四項列表中的 *sutta-* 一詞在典籍較早形成的部分用於代表戒經。(1) *sutta-*, (2) *geyya-*, (3) *veyyākaraṇa-* 三者一起

²¹ 見 CPD-Epilegomena, p. 32* 詞條 “split-cpd.”。

²² AN V/347, 15–353, 15; 參考 MN I/220–224。

涵括了一批文獻，後來的《律藏》和《經藏》便是在此基礎上產生的。上座部也至少曾在某一時期持相同觀點，其後期典籍文獻中有一條對“九分支”的隱晦“注釋”：*suttantaṃ vinayañ cāpi, navaṅgaṃ satthusāsaṇaṃ / sabbhaṃ pariyāpuṇitvā* “我掌握了suttanta-與vinaya-，即分為九個分支的全部佛法” (Bv XIII 18; 參考 Ap 45, 3f.)。甚至《阿毗達磨藏》也被納入了“九分支”概念：*suttantaṃ abhidhammañ ca, vinayañ cāpi kevalaṃ / navaṅgabuddhavaṇaṇaṃ* (Ap 44, 11f.)。儘管如此，這一觀點並未得到一致認可也未長久流行。如果可以證實，毘婆屍佛 (Vippassin)、屍棄佛 (Sikhin) 和毗舍浮佛 (Vessabhu) 的佛法曾遭遇迅速沉淪，便不難理解，他們會疲於 (*kilāsu-*) 竭盡全力教授弟子：*suttaṃ ... vedallaṃ appaññattaṃ sāvakaṇaṃ sikkhāpadaṃ anudiṭṭhaṃ pātimokkhaṃ* (Vin III/8, 7–9)。此處 *sutta-* 不再等同於戒經，而很有可能指代《經藏》中的文獻。即使是第一次集結的記錄，也已用《律藏》和“尼柯耶”作為其分類框架。古老的“九分支法”則已過時且被遺忘了。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大般涅槃經》(*Mahāparinibbāna-sutta*) 著名的 *mahāpadesas*²³[四大教法] 篇中，*sutta-* 一詞明確表示教義文獻，與 *vinaya-* 相對：*sutte otaretabbāni vinaye sandassetabhāni* (DN II/124, 9 等 = AN II/168, 10f.)。上座部對 *mahāpadesa-* 中 *sutta-* 一詞的準確內涵意見不一，詳細可見 Sv 565, 29–566, 37 = Mp III/158, 21–159, 13 (並附錄 [*pakiṇṇaka-*]，只見於 *Sumaṅgalavilāsini*)。一

²³ 見 E. Lamotte, “La critique de l’authenticité dans le bouddhisme,” *India Antiqua: A Volume of Oriental Studies Presented to J. Ph. Vogel*, (Leiden: E.J. Brill, 1947), p. 213–222 = “The Assessment of the Textual Authenticity in Buddhism,”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1, 1 (1983): 4–15; 參考 St. Collins, 見上文注 9, p. 109 n. 18.

種說法是, *sutta-* 等同於 *vinaya-*, 更準確地說是等同於《經分別》(*Suttavibhaṅga*), 因而較接近古老用法。而 *mahāpadesas* 中的 *vinaya-* 則表示 *khandhaka-* [“犍度”, 即篇章]。另一種說法是, *sutta-* 等同於《經藏》(亦等同於《阿毗達磨藏》), 而 *vinaya-* 等同於《律藏》。Thera Sudinna 反駁了所有這些說法, 其認為 *sutta-* 應是《三藏》統稱, 理由是: *asuttanāmakam buddhavacanam nāma natthi* (Sv 655, 7f.), 而 *vinaya-* 是“道德義務”, 即 *rāgādivinayakāraṇe* (Sv 566, 29)。《導論》(*Nettipakarāṇa*) 中對 *vinaya-* 的闡釋與其相近, 但對於 *sutta-* 的闡釋則明顯有別: *katamasmim sutte otārayitabbāni catūsu ariyasaccesu katamasmim vinaye sandassayitabbāni rāgavinaye dosavinaye mohavinaye* (Nett 22, 1–4; Peṭ 77, 11f. 以及 78, 18)。從 *sutta-* 一詞的用法可推斷, *mahāpadesa* 產生於相對較晚的時期²⁴, 從中已可見, *sutta-* 與 *suttanta-* 兩詞開始混用: *suttam eva suttanto* (Sadd 151, 3)。²⁵

那麼, 列表中的第四項 *abbhutadhamma-* 又意義為何? 觀察該詞在典籍中的用法可知, 其極少被用於指示某一文獻。僧伽羅傳統中被稱為 *acchariyadhammasuttam* [希有法經] (Ps IV/167, 8 = 914, 5 [僧伽羅版 1926]) 的文本, 在東南亞傳統中被稱為 *acchariya-abbhutadhammasuttam* 《希有未曾有法經》(Ps IV/119, 10 [緬甸版] = 167, 8 [歐洲版] = III/574, 19 [暹羅版 2463 = 1920]), 歐洲版採納

²⁴ 參考 M. Winternitz, *Geschichte der indischen Literatur II* (Leipzig: C. F. Amelangs Verlag, 1920), p. 32. *sutta-* 與教義文獻關聯的第一個真正可斷代的例證應當是阿育王跋婆羅敕令中的記述: *moneyasūte*.

²⁵ 對於 *Saddanīti* 的著者 Aggavaṃsa (十二世紀) 來說, *-anta* 這個後綴從詞義上講是多餘的 (見 Sadd 637, 16–18)。關於詞彙構造, PW (VII/1165 詞條 *sūtrānta-*) 就已將 *vedānta-* 或 *siddhānta-* 作為其來源, 但這種構造太過流行, 因此說服力不強; 參考 PW I/235 詞條 *anta-* (7), 巴利文參考 CPD 詞條 ¹*anta-* (7) 與 *kaṭhin'-uddhāra-*.

了後者，而這也符合文獻本身記錄的題名：*tasmā-t-īha tvaṃ ānanda idam pi tathāgatassa acchariyaṃ abbhutadhammaṃ dhārehi* (MN III/124, 9f.)。這部文獻的內容涵括了佛陀下兜率天直至出生的一系列事件，其範本為《大本經》(*Mahāpadānasutta*) 中有關毗婆屍佛的記述，換言之，DN II/12, 3–14, 26 為 MN III/119, 18–124, 8 的範本。*tathāgatā acchariyadhammasamannāgatā ca abbhutā ca* 這一表述除了見於《中篇經集》(*Majjhimanikāya*) 這段，也出現在《雜篇經集》(SN V/283, 5f.)，而 *acchariya- abbhutadhamma-* 亦可見於《薄拘羅經》(*Bakkulasutta*) (MN III/124, 26–128, 5)。這部經列於《希有未曾有法經》(*Acchariyabbhutadhammasutta*) 之後，顯然是以其為範本寫成的。僧人薄拘羅 (Bakkula) 作為經文的主角已出家八十年，而注釋中也明確指出，該經文應當是在第二次集結後成形的：*idam pana suttaṃ dutiyasaṅgahe saṅgahitaṃ* (Ps IV/197, 2f.)。²⁶

因此，這一內容為 *abbhutadhamma-* “未曾有法” 的古老長篇文獻，其實是佛傳故事的早期萌芽。Lamotte 1980 年發表的《大智度論》(Mppś) 專著第 5 卷裡提到了一部內容相同的經文，旨在解釋 *abbhutadharma-* 的內容；而覺音摘引的固定表達句式 *cattāro 'me bhikkhave acchariyā abbhutā dhammā* (Sv 24, 11f.) 卻與此不太相干，故不能正確地給予詮釋。此外，根據《巴利三藏索引》，*cattāro 'me ...* 這一句式僅出現於《增一經集》(AN II/132, 18)，並為《長篇經集》(DN II/145, 3) 所引。且不論龍樹是否曾試圖為這一詞找尋匹配文獻，並最終將其與《希有未曾有法經》或其他相近經文聯繫起來，亦或

²⁶ 關於第二次集結的文獻陳述，參考 Sp 36, 29*：*dutiyaṃ saṅgaḥaṃ katvā, visodhetvāna sāsanaṃ /*

他掌握了某種文獻傳統，雖然鑒於其對“九分支法”的陌生程度，這種可能性很小，但將 *abbhutadhamma-* 作為佛傳故事來理解是正確的，儘管其形式還不成熟。

綜上，古老的四項列表中每一單獨分支的含義可用如下表格總結：

號碼	分支 (<i>aṅga-</i>)	含義
1	<i>sutta-</i>	戒經 (<i>Pātimokkhasutta</i>)
2	<i>geyya-</i>	詩歌
3	<i>veyyākaraṇa-</i>	教義陳述
4	<i>abbhutadhamma-</i>	佛傳

這也許是對傳世文獻分類的最早嘗試，且十分合理，或許也反映出了當時文獻整體體量較小因而便於整理的特點。

戒經的形成年代是確定的，而其中文本又還能再區分出成形的先後，最古老的一種與“真正”的經已經非常接近²⁷，就如 *Pācittiya* [“波逸提”，即墮罪] 第 51 條 (*surāmerayapāne pācittiyaṃ* [Vin IV/110, 13**]) 所現。直至近代，仍有說法認為，*sutta-* 一詞在梵語中應對應 *sūkta-*，而不是普遍認為的 *sūtra-*²⁸，誠如 M. Mayrhofer 1976 (EWA-1 III/492) 所言，這一說法“毫無必要”。*sutta-* 對應 *sūkta-* 這一說法在

²⁷ 梵語 *sūtra-* 在文獻類型方面的詞源歷史仍需進一步探索，尤其應從年代學角度對其使用情況加以討論；參考 L. Renou, “Les divisions dans les textes sanskrits,” *Indo-Iranian Journal* 1 (1957): 1–32, 特別是 p. 13f., 與 “Sur le genre du sutra dans la littérature sanskrite,” *Journal Asiatique* 251 (1963): 165–216. 相關材料參見 Th. Goldstücker, *Pāṇini: His Place in Sanskrit Literature* (London: N. Trübner & Co., 1861), p. 21ff.

²⁸ M. Walleser, *Prajñāpāramitā, Die Vollkommenheit der Erkenntnis nach den indischen, tibetischen und chinesischen Quell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14), p. 4 n. 1. E. J. Thomas,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上座部傳統中並無根據，而 As 19, 15–26 已對 *sutta-* 一詞做了詳盡的解釋。

過分探討 *geyya-* 與 *veyyākaraṇa-* 的具體含義並無助益。眾所周知，我們只能推測但無法肯定文獻最初記錄於典籍中的狀況，這一點 St. Collins 也一再指出。如果對於 *abbhutadhamma-* 的釋義正確，那麼，佛傳很早就被納入列表這一點就值得注意了。而文獻傳承的細節並無明確記錄，因而並不存在絕對正確的推論。

同理，我們至多也只能推測分支概念在此後的發展軌跡。隨著文獻數量的增長，四分支法或許已過於簡單粗略，為了適應這一狀況，人們開始對分類列表加以擴充，這一過程或許經歷多次修正，或許利落地一次成形。(4) *gāthā-*, (5) *udāna-*, (6) *itivuttaka-*, (7) *jātaka-*, (9) *vedalla-* (2 + 3 + 5 + 3 + 3) 這五種新增的概念不僅打破了原來的韻律結構，其排列本身也未遵循相應的規則。其發展可類比 *muddā- gaṇanā- - saṃkhāna-* (2 + 3 + 3) 到 *lekhā- - gaṇanā- - rūpa-* (2 + 3 + 2) 的發展過程。²⁹

新增分支概念中的第一項代表了一個完整的文學種類，接著的三項是上座部典籍《短篇經集》中的文獻標題，並且也按同樣順序

& Kegan Paul, 1951), p. 269 n. 2 引用上述說法但未注明其來源為 Walleiser 博士 ; J. C. Wright, *Non-Classical Sanskrit Literature (Inaugural Lecture)*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6), p. 7 n. 2; R. Gombrich, “How Mahāyāna began,” *Journal of Pāli and Buddhist Studies* 1 (1988): 29–46, p. 32 (T. Vetter, *The Ideas and Meditative Practices of Early Buddhism*, Leiden: E. J. Brill, 1988, p. VIII 似乎援引了此處) 以及 K. R. Norman, *The Group of Discourses (Sutta-Nipāta) II* (London: Pāli Text Society, 1992), p. XXV 同樣均未提其說法的出處。

²⁹ 見作者 *Der Beginn der Schrift und frühe Schriftlichkeit in Indien*, *Abhandlung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 (Mainz: Franz Steiner Verlag, 1989/11), pp. 30–36.

出現。我們無法斷定這一編排方式是否與其他學派一致，也無從知曉其在後世是否依然廣為人知。F. Bernhard 指出，(根本)說一切有部的《自說》(*Udāna*) 後來被改編成了《法句》(*Dharmapada*) 的一種。³⁰ 而《如是語》(*Itivuttaka*) 一直有中文譯文流傳於世。儘管如此，這部經文似乎並未被廣泛知曉，因而這一詞被錯誤地對應為梵文 *itivṛttaka-*。這只能說明，*itivuttaka-* 一詞長久以來僅僅被機械地歸為“九分支”列表的一項，而位於該文起始，有助於理解其真正含義的 *vuttaṃ hettaṃ bhagavatā* 這一句卻被忽略了。對其唯一正確的理解似乎僅有《十萬頌般若》(*Śatasāha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中保留的 *ityuktaka-*。³¹

《如是語》的表達形式很明顯不同於其他任何經文。這 112 句短小經文以 *vuttaṃ hettaṃ bhagavatā vuttaṃ arahatā ti me suttaṃ* 開頭，值得注意的是，與大多數經文的開頭不同，這句中既未指出地點，也沒有如 *ekaṃ samayaṃ* 這樣的時間性表達。當地的釋經人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對此他們的解釋為，這部經文並非上座部正統，而是由一位女性居士 *Khujjuttarā* 從憍賞彌帶來的。³² 這一短篇經文依照《增一經集》的方式，一到四組句子歸為一段，若非要為其特殊的文本形式尋找依據，那麼，如同中文譯文所示，《如是語》的最初形態可能比

³⁰ 見 F. Bernhard, “Zum Titel des sogenannten ‘*Udānavarga*,’” *XVII. Deutscher Orientalistentag vom 21. bis 27. Juli 1968 in Würzburg, Vorträge*, hrsg. von W. Voigt, Teil 3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 Supplementa I/3*] (Wiesbaden: F. Steiner, 1969), pp. 872–881.

³¹ 見 BHS 該詞條與 *Mppś V* (p. 2283)。

³² *It-a I/29, 7–33, 8*. *Khujjuttarā* 在 *AN I/26, 19* 中就已出現，並稱其為女性居士之首，且十分博學 (*bahussutā*)。It-a 年代不可考，但該注釋中存在諸多古老語言痕跡，正如 St. Collins (見上文注 9, p. 111 n. 29) 所言。

如今所見更為簡短，且只流行於某一特定地區，而這一地區很有可能就是憍賞彌。*itivuttaka-* 被納入擴增的分支列表，這一事實本身便可說明其年代之久遠，因而這篇文獻成形時，《三藏》分類法應當還未取代“分支”分類法，且經文的開頭也當還未以 *evaṃ me sutam ekaṃ samayaṃ bhagavā ...* 的句式呈現，文末也當仍未用 *idaṃ avoca ...* 作為總結。如果 *hetam* 不以 It-a 與 PED 中所記的 *h'etaṃ* 作解，而是根據東部傳統對應 *etaṃ* 一詞³³，那麼 *hetam* 在此處被使用也可說明這種引導語形式十分古老。

《自說》應當也具有長遠的歷史，因其同樣也是分支列表的一項。其在形式上與《如是語》明顯相關，儘管體裁更短小。《自說》第一章 (Vagga) 結尾寫道：*ayam pi udāno vutto bhagavatā iti me sutan ti* (Ud 9, 9)，這一句式只與《如是語》的結尾形式相符合，且在《自說》中也只出現於此處，但暹羅版中未出現，因此 K. Seidenstücker³⁴ 認為這一句為後期補充，且應當刪除。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暹羅版之底本的形態說明它並非比僧伽羅版和緬甸版所包含的古老成分要多，尤其更加說不通的是，上述 *ayam pi udāno* 這句話又怎麼可能（像 Seidenstücker 說的那樣）是後來才增加進去的。

gāthā- 被納入“九分支”可類比世俗詩歌被佛教採納，AN II/230, 6–9 (Mp III/211, 9–13) 中便已可見 *kavi-* 一詞的早期定義。此外，*gāthā-* 可指文集，如《法句》(*Dhammapada*)、《長老偈》(*Theragāthā*) 或《長老尼偈》(*Therīgāthā*) 等，同時也可替換已過時的 *geyya-*，作為

³³ 參考 Mittelindisch §166。

³⁴ *Das Udāna, eine kanonische Schrift des Pāli-Buddhismus, Teil 1: Allgemeine Einleitung* (Leipzig: Kommissionsverlag H. Tränker, 1913), p. 8 與 *Udāna, Das Buch der feierlichen Worte des Erhabenen* (München: O. Schloss, 1920), p. XVI.

其“新”形式出現。*geyya-* 很可能只用於指代一種與 *gāthās* 不同的宗教詩歌文體。³⁵ 詩歌在佛教文獻中存在已久，這是毋庸置疑的³⁶，且也能通過《本生》(*Jātaka*) 加以證實。

最後一詞 (9) *vedalla-* 的含義至今不明。³⁷ *Aggavaṃsa* 根據 Sp 29,1 認為其與 *veda-* 相關。³⁸ 將該詞解釋為 *veda-lla-* 也並非毫無根據，因為 *-lla-* 詞綴確實出現在最早期的佛教語言中。³⁹ *vedalla-* 在梵語中對應為 *vaipulya-*, Mppś V (p. 2301) 只從語音以及作為某些 *vaipulya-sūtra* [方廣經] 题目的角度對 *vaipulya-* 一詞做出了解釋。如果 *vaipulya-* 確實可回溯至 *vedalla-* 這一形式，那麼其詞源應為 **veyalla-*。但這一點對厘清詞義並無幫助。

儘管存在諸多不確定，我們仍可嘗試說明“九分支”的起源並解釋其中各項的含義。這種嘗試就如同一次對典籍成形過程的窺探。開始時只有非常粗略的四分支法，而後又在其上為一些特別的

³⁵ 關於 *gāthā-*，見 P. Horsch, *Die vedische Gāthā- und Śloka-Literatur* (Bern: Francke Verlag, 1966), p. 217ff. 關於其在文學中的含義，見 S. Lienhard, *A History of Classical Poetry, Sanskrit-Pāli-Prakrit*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1984), p. 75, 78f. 關於 *kavi-* 較晚期的定義，見上述文獻 p. 15.

³⁶ 詩歌很早就被用於記錄教義：*catuppadāya ... gāthāya atthaṃ aññāya ... hoti bahussuto dham-madharo* (AN II/178, 14–16)。

³⁷ 見 St. Collins, 如上文注 9, p. 98 及其中注 40.

³⁸ *vedatṭhānaṃ vedallaṃ ... vedam nissitaṃ vedallaṃ*, 結合 *duṭṭhula-* (Sadd 790, 16f.).

³⁹ 參考 *mahallaka-*, *kāmasukhallikānuṃyoga-* (Vin I/10, 12) 等；另參考作者文章 “From Colloquial to Standard Language: The Oral Pha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āli,” *Premier Colloque Étienne Lamotte* (Bruxelles et Liège 24–27 septembre 1989), Leuven: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1993, p. 101–113, 此文的增補修訂版見 *Untersuchungen zur Mündlichkeit früher mittelindischer Texte der Buddhisten*, Abhandlung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 Mainz: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4.

文本增加了項目。⁴⁰ 然而隨著文獻數量的增長，原來的分類方法便不再適用，因此基於“藏”(pitaka-)、“尼柯耶”(nikāya-) 以及“經”(suttanta-) 的新分類框架隨之出現。分類法與典籍的語言風格是否也有關聯，這一點不得而知。無論如何，至少四分支法可以被視為一種“前典籍語言”(langue précanonique) 時期的“前典籍結構”(structure précanonique)。

縮略語表

AN	Āṅguttaranikāya 《增一經集》
Ap	Apadāna 《譬喻》
As	Atthasālinī
BHSD	Franklin Edgerton, <i>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i> [佛教混合梵語辭典], Vol. II: Dictionary,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53.
Bv	Buddhavaṃsa 《佛種姓》
CPD	<i>A Critical Pāli Dictionary</i> [巴利語大辭典], begun by V. Trenkner, revised, continued and edited by Dines Andersen, Helmer Smith and Hans Hendriksen, Copenhagen: Commissioner: Ejnar Munksgaard, 1924-1948.

⁴⁰ 通過分支列表的發展也可推論文獻的歷史；參考 J. Bronkhorst, “Dharma and Abhidharm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48 (1985): 305–320.

- Dīp Dīpavaṃsa 《島史》
- DN Dighanikāya 《長篇經集》
- EWA-1 *Manfred Mayrhofer, Kurzgefasst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s Altindischen* [古印度語源辭典簡編], Vols. I-IV, Heidelberg: Universitätsverlag Winter GmbH, 1953–1980.
- GM Gilgit Manuscripts [吉爾吉特寫本], Dutt, Nalinaksha (ed.), *The Gilgit Manuscripts*, I-IV, Srinagar and Calcutta: Calcutta Oriental Press, 1939–1959.
- It-a Itivuttakaṭṭhakathā [《如是語》注釋]
- Kv Kathāvatthu 《論事》
- Mil Milindapañha 《彌蘭王問》
- Mittelindisch Oskar von Hinüber, *Das ältere Mittelindisch im Überblick* [中古印度語概要],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Sitzungsberichte, 467. Band,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Kommission für Sprachen und Kulturen Südasiens, Heft 20),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86.
- MN Majjhimanikāya 《中篇經集》
- Mp Manorathapūraṇī [《增一經集》注釋]
- Mppś Mahāprajñāpāramitāsāstra 《大智度論》
- Nett Nettippakaraṇa 《導論》
- PED The Pāli Text Society's *Pāli-English dictionary* [巴利語 - 英語辭典]

- Peṭ Peṭakopadesa 《藏釋》
- Ps Papañcasūdanī [《中篇經集》注釋]
- PTC *Pāli Tipiṭakam Concordance* [巴利三藏索引], Vol. I (a-o) listed by Frank Lee Woodward, ed. by Edward Miles Hare, London: Luzac, 1952; Vol. II (k-n) listed by F. L. Woodward, ed. by E. M. Hare and Kenneth Roy Norman, London: Luzac, 1973; Vol. III (p-bārāṇaseyyaka) listed by F. L. Woodward and E. M. Hare, ed. by Anthony Kennedy Warder, K. R. Norman etc. London: Luzac, 1984 (publication discontinued).
- PW Otto Böhtlingk, *Sanskrit-Wörterbuch in kürzerer Fassung* [聖彼得堡梵語大辭典簡編], Vols. I-III, St. Petersburg: Buchdruckerei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879–1898.
- Sadd Saddanīti 《語法論》
- SN Saṃyuttanikāya 《雜篇經集》
- Sn Suttanipāta 《經集》
- Sp Samantapāsādikā 《善見律毘婆沙》
- Sv Sumaṅgalavilāsinī [《長篇經集》注釋]
- Ud Udāna 《自說》
- Vibh Vibhaṅga 《分別》
- Vin Vinayaṭīka [律藏]: Hermann Oldenberg (ed.), *The Vinaya Piṭakam. One of the Principal Buddhist Holy Scriptures in the Pāli Language*, 5 vols. London: The Pāli Text Society, 1879–1883.